

宵禾說志

卷一至卷三

春秋說志卷之四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襄公

元年旣書圍宋彭城又書韓厥伐鄭何曰譏晉悼也使賊討賊也主圍者欒書之子佐師者荀偃親行夫書偃弑厲公悼公不能討已矣乃使之圍魚石而伐鄭彼楚鄭魚石其能服邪伯者舉事不知易簡之道每如是故春秋若取其事而必覈其實

二年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何曰譏伐喪也何以師係之大夫上也曰師雖與大夫等然晉師伯主也宋師主

兵者也蓋其春鄭雖受楚令而伐宋然至是既有國喪
晉率二國伐之則甚矣故首晉師

諸大夫再會于戚而城虎牢鄭人始成何以不係之鄭也
曰雖責鄭之不能有亦以大虎牢也若曰虎牢中國之
防也得虎牢則得中國矣以虎牢中國之防諸侯不與
而諸大夫城之足以知政在大夫矣此仲孫蔑之謀而
荀瑩專之也

三年公如晉矣又書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何曰罪魯大臣
之棄禮也襄公四歲卽位至是方七歲耳而晉悼止長
十歲皆孺子侯也爲國大臣者固不可以君之無知而

長其驕亦不可以君之無知而踰其卑孟獻子相其君
稽首于晉且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
望敢不稽首是欺其君之無知太卑而可踰也故及盟
公會單子及諸侯既同盟于雞澤矣陳侯使袁僑如會何
以不書如盟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不亦煩乎曰不以新附之大夫敵諸侯也故杜預曰言
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
夫所以盟袁僑也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
是以使袁僑求成陳請服也而言及袁僑何曰請服陳
之勢也及盟晉之志也志大而勢小也雞澤之同盟許

之乎曰以同盟而懼楚亦末矣故卒不能有陳也

四年陳人圍頓何曰方入中國而卽肆暴以怒楚其能安乎且當喪而興兵革君子之所惡也故前此楚公子何忌侵陳楚彭名侵陳皆不書

五年晉人執王叔陳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陳生愬戎于晉而魏絳受戎虎豹之皮已和戎矣爲是執陳生而使士魴如京師言其貳戎斯豈惟諸侯凌王室哉夷狄亦掩王矣書而存之人倫滅矣故削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何以不書及曰雖則附庸諸侯亦非大夫之所得及也何以後于豹曰魯嘗請于晉以屬

鄫至是穆叔以鄫覲也以鄫覲故先豹其實也不以大
夫及諸侯其名也故陸淳曰魯晉俱失正矣

救陳何曰程子曰與之可也然則猶有所未盡乎曰然所
以服楚者亦末也故上書救陳雖美也而下書公至自
救陳者則又致勞矣言不能終有陳徒勞而無功也故
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
也無之而后可夫救人者心力俱至而將之以德然後
能成若斯言者名雖救與成也其實不能有矣未久而
陳逃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戡陂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不從也夫獻子惡足以知之夫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故不從者天不從也然此卽獻子之言亦可知春秋月數之不改

于鄆之會爲救圍陳也何以不書曰責晉之不能終救也陳侯逃歸而鄭大夫叛以弑其君責晉奈何曰鄭子駟子豐謂鄭伯曰中國不足歸也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于是弑之于鄆耳使鄭大夫之弑君者晉也然中心從中國者鄭伯也書弑則顯鄭伯之有惡也故從其瘡疾之僞赴而書卒存鄭伯也不沒

其實而害于鄭誅鄭大夫也鄭伯方弑于鄭晉不能討
誠子駟之所云耳也斯陳侯逃歸矣故曰責晉也故范
甯曰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不討陳於是懼
而去之也若公羊子以爲爲中國諱穀梁子以爲不以
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其說大鑿矣

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何曰此子駟之欲致楚也弑僖
公之實見之矣曰侵蔡者子國子耳而歸于駢何曰子
國子產之父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發曰國有大命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所謂正卿蓋駢也是子國亦知

伐蔡不利逼于子駟不得已也故子囊之師未至而鄭
犧牲玉帛已待于境上矣以是而觀鄭伯未見諸侯卒
于鄭蓋諸大夫不欲其見之也

邢丘之會魯侯在而書季孫宿及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
又書人何曰此著季孫之強也諸大夫稱人猶有不敢
敵君之意而季氏遂居然如晉侯鄭伯也且子駟去年
弑僖公于鄭今年鄭簡公即會于邢丘而不見討如此
而猶曰命以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不亦虛乎
故君子以宿爲當魯君也晉悼鄭簡其奈何哉然則何
至人諸大夫乎曰不有人諸大夫之事則無以見季孫

之不稱人也

九年冬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奈何曰罪晉及諸侯且志不同也晉士句曰自今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騂曰自今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智輿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嗟乎伯者所見之卑也子駟負弑君之罪而不能討乃與之論盟乎不討其弑君而討其從楚故屢盟無益也故未閔月楚子伐鄭子駟復與楚平明年楚鄭又伐宋圍桐門矣

十年公會十一國諸侯及吳于柵遂滅偃陽以予宋向戌
向戌不受以予宋公遂以偃陽子歸則何以言遂滅曰
言易也苟偃士句親受矢石不及七日克之也不書歸
免偃陽子也穀梁子曰遂直遂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言中國諸侯從夷狄而滅之也

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此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
父子師僕爲黜車爭田之故殺子駢于朝及子國子耳
也書盜何曰言中國之無人也駢弑其君髡頑以從楚
至是四年矣天王方伯皆不能正名其罪以討之而本
國之大夫如子國子耳者又且從之猶爲國有人乎故

書盜殺若曰中國人不能殺盜乃能殺之中國曾盜之不若也故三卿不書大夫明其爲于鄭之賊也駢弑其君并及發輒者何曰子公弑君而書子家謂其從也况二子可否惟駢是聽雖家人子弟之忠言惟恐駢聞之以遭戮其何以爲卿乎故逮之也子產聞盜戍羣司閉府庫慎藏閉完守成列而後出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奚不書曰子報父仇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其春秋示臣子報仇之意深矣

戍虎牢係之鄭城不係之鄭者何曰城疑諸侯之能有虎牢也故不鄭戍斷諸侯不能有虎牢也故係鄭曰此鄭

虎牢也我安能成之哉如其能有也又奚書子囊救鄭及楚鄭伐宋乎故公羊子曰係之鄭諸侯莫之主有也穀梁子曰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亂賊之虎牢雖不有可也

十一年作三軍何曰作者不宜作也三軍魯之舊也奚作乎作之則非其舊矣非其舊者三子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也蓋季氏攘竊兵權欲弱公室也

公會十一國諸侯伐鄭何曰此中鄭子展侵宋致師之謀

也善之乎曰未善也以下書同盟及楚鄭復伐宋可見也晉鄭於是乎各竭其力矣漢董公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使當駢殺僖公之日中國舉師以討駢而殺之楚將奔命之不暇矣何至屢盟屢伐而未服也故程子曰王道易簡本平人情如履大路而行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其斯之謂歟

伐鄭會蕭魚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于是歸鄭囚納斥侯禁侵掠奚不書盟曰已盟而後會也已盟而後會則有私焉耳故不書鄭伯子展如會如屈完袁僑例也不書何哉曰晉人取鄭師慳師觸師蠲廣車軌

車兵車百乘歌鍾二肆鑄磐女樂之賂若曰斯會也非鄭之所汲汲也故猶有可議焉胡氏以爲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雖取其大端若更能絕其賄賂斯近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何曰不與楚執也行人而執之可乎故啖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杜預亦曰言非使人之罪譏也蓋良霄如楚告絕以服晉楚怒而執之焉耳

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奚不書救鄭晉師敗績于櫟乎曰貶秦而恕晉也故家立翁曰不與秦人爲楚而救鄭也十二年王求昏于齊使陰里結之奚不書曰以下書劉夏

逆后此可勿忘也然則劉夏奚書譏士也

十四年于向之會何曰爲吳謀伐楚也未伐楚而伐秦何
曰伐秦亦伐楚也宿及叔老皆列者何曰見季孫之強
也見季孫以卿爲介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奚稱
人曰左氏曰貶其情慢不攝也伐秦書括攝也夫情慢
不及會書之奈何曰爲宋興師知其必會雖無人焉亦
列也以其不知爲閭也故人耳杼雖不攝然而其君則
不叛也故同宋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以戎子駒支之
有辭也使卽事于會奚不書曰于吳已殊會又書戎子
亦已甚矣然則伐秦與之乎曰雖報于櫟之役然濟涇

而怠荀偃欲西樂厲欲東多遺秦禽遷延無功其晉政之衰乎

衛侯出奔齊既曰奔矣奚不名曰以自奔爲文師曠所語晉悼者是也見衛獻之自取也不名者見林父逐之罪也若曰衛獻雖有三罪自取出奔然猶可以君國未應比于失地者而名之則林父逐君之惡不當立剽之意著矣故許翰曰抑強臣而存大義也然則林父殺子矯子伯子皮子行四大夫也亦不書何曰林父之敗公徒于阿澤使庾公差逐君出境矣又奚論乎殺四大夫也不書殺四大夫見林父之惡有大于此者也不書立剽